

公安刑事技术室
痕迹检验师

九滴水
著

尸案调查科 重案捕手

我们不用枪，
我们的武器是勘查箱！

血迹，指纹，
毛发，气味

.....

死亡时
每个人的痕迹
都独一无二。

七个烧脑的谋杀故事，
七段黑暗的死亡回忆。

法医秦明、蜘蛛、雷米、莲蓬起立推荐！

尸案调查科 2

重案捕手



九滴水 著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明鉴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尸案调查科. 2 / 九滴水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04-7388-4

I. ①尸… II. ①九…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6611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推理小说

尸案调查科2

作 者: 九滴水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联合策划: 博集天卷 咪咕阅读

监 制: 于向勇 马占国

策划编辑: 付立鹏

营销编辑: 刘 健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申晓声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388-4

定 价: 3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尸案调查科”

系列出场人物表



司元龙 | 男
尸案调查科痕迹检验员

尸案调查科痕检员，正从叛逆青年成长为可靠的痕迹检验师。最初排斥技术警察工作，不愿意接受其技术警察的父亲对自己专业和工作的安排，后来逐渐认识到技术警察的价值，开始在系列案件的侦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冷启明 | 男
尸案调查科主任，法医



焦磊 | 男
尸案调查科刑事照相员



尸案调查科领导者。冷面法医，技能全满，师从司元龙的父亲。为人内敛，冷静理性，有担当。

身材似南瓜，人称“胖磊”。性格豁达，不修边幅，与司元龙私交很好。负责刑事照相和视频分析，全省摄影大赛的冠军获得者。

陈国贤 | 男

尸案调查科理化检验员



叶茜 | 女

尸案调查科实习生，
刑警队联络员



人称“老贤”，戴着“酒瓶底”眼镜，理工男。为人严谨，不苟言笑。负责理化生物检验，有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对检验有着狂热的痴迷。

跟司元龙年龄相仿，暴力女，性格活泼要强，体能良好，格斗技能很强。背负着少女时期的黑暗过去，开始从事警务工作。主要负责尸案调查科与刑警队的联络工作。

尸案调查科

自序
Preface

《尸案调查科》系列第一季的出版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悬疑小说是否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出版后的一个月，我的微博从冷冷清清变得热闹非凡，每天催稿的私信让我痛并快乐着。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从幼年时的喜欢听故事，到青年时的尝试写故事，再到而立之年时的出版故事，这一路走来，是“故事”两个字一直伴我左右。我的理解，一则故事可以大到上千万字的恢宏之作，也可以小到十几个字的街边笑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笑话会让你发笑，原因是什么？我们曾在电视节目上看过这样的场景，主持人拿一些我们平时都觉得很赞的笑话去逗外国人，而这些国外友人的反应，往往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说的是啥？”

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什么？我归结为文化的差异。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过去的西班牙习俗中，女儿出嫁必须以年龄长幼为序。在西班牙文化中，如果写一部关于嫁不出去的大姑娘和苦待闺中的小女儿的小说或许会有很多读者能产生共鸣，但在西班牙文化以外的读者，未必能够移情于此。

很多人向我推荐过国外的悬疑推理小说，在感叹故事精彩之余，却总有一些遗憾伴我左右，因为书中所描述的某些场景我根本理解不了，这是文化带来的隔阂。

我从上警校时起就是一个美剧的狂热爱好者，《犯罪现场调查》（CSI）我曾一集不落地全部看过，有的精彩部分，我甚至能来回看上好几遍。但等我走上工作岗位，切实地参与到犯罪现场勘查工作中时，我才发现，影视剧只不过是艺术的深加工。

为了让读者读到没有文化隔阂感的故事，又能充分展现最真实的犯罪现场勘查，我开始了“尸案调查科”系列小说的创作。

这个系列在我的脑海中的构图就像是一部电影，第一季在我看来只是简单的“片头介绍”，而从第二季开始，电影才正式地拉开帷幕。很多读者在感叹第一季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又觉得故事看得很不过瘾。我想没有任何一部电影的导演会在“片头介绍”上大费周折，而我也是一样，这一部由我亲自导演的“尸案调查科”系列罪案小说，将从这一季正式拉开序幕！你准备好了吗？

九滴水

照例申明 小说涉及的案例，人名，地名等均进行了大量的模糊处理，所有的故事均来源于真实案件，但做了大量的艺术改编。案件的分析 and 侦破手段均是在特定的案发环境中产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切勿对号入座，切勿断章取义，否则后果自负，与作者无关。

尸案调查科

重案
捕手

目
录

Contents

自序 _001

第一案 **血色婚礼** _001

第二案 **荒野白骨** _071

第三案 **花季梦魇** _123

第四案 **暗井亡灵** _173

第五案 **烈焰悲情** _227

第六案 **河滩冤魂** _293

第七案 **生死契约** _341


尸案调查科

重案
捕手

第一案

血色婚礼

重案
捕手



平安夜，一阵寒风吹走了夜空中零星的几片云彩，月亮也不好意思地露出娇羞的面庞。在月光的映衬下，六角形的雪花抱成小团在空中摇摇曳曳；雪花抚摸着叶片，变成滋润万物的露珠；雪花轻落池塘，散开点点闪着波光的涟漪；雪花坠入人群，则变成这个节日最美丽的馈赠。

远离城市的喧嚣，云汐市翡翠园小区一套贴满喜字的套房内，两对年纪五十多岁的老年夫妇落座在客厅之中。

“我说亲家，这房子的装修您还满意吧？”一位穿着得体的老妇抬头望了一眼天花板上的欧式吊灯，接着笑眯眯地把目光对准了另外一个女人。

女人很不舍地把目光从一台价值不菲的立柜空调上移开，笑得合不拢嘴：“满意，满意，太满意了。要么说秦姐、刘哥都是会办事的人呢，是不是，老头子？”女人说完用胳膊肘戳了一下身旁抽着闷烟的男人。

“咳咳咳——”心不在焉的男人一口烟呛在嗓子里，涨红着脸咳了半天。

女人有些不满地对他翻了翻白眼。

秦姐很识时机地往男人面前推了一杯还冒着热气的茶水：“只要两位亲家

满意就行，为了两个孩子，这可是我特意买的新房，三室两厅的大居室。”说到“三室两厅”，她还故意加重了语气。

“还是秦姐有心，我们家乐乐以后跟着你们家冲冲，那生活肯定是幸福美满，说不定明年咱们就能抱上小小子了。”女人神气活现地拍着大腿，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这日盼夜盼，就是希望能早点抱上胖孙子，如果真能如愿，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男人一直没有说话，皱着眉头把手中的半截烟头使劲地掐在了烟灰缸内，正当其他几人相谈甚欢时，他忽然起身拍了拍散落在身上的烟灰，用沉闷的语气开口说道：“刘哥、秦姐，房子我们也看过了，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说完便迈着大步朝门口走去。

女人有些挂不住面子，收起了挤满皱纹的笑脸，接着从包中掏出手机假装看了一眼时间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时候确实也不早了，两位亲家早点休息吧，等过几天咱们婚礼上见。”

“哎，好！”秦姐也不好出言挽留，起身将二人送至门口。

“嘭！”走廊里传来关门的声响，女人赶忙回头瞅了一眼，确定房门已经关实以后，她一把抓住男人的肩膀，恶狠狠地瞪着眼睛：“姓王的，你今天晚上给我甩什么脸子？有话给我当面说清楚！”

男人丝毫没有给女人留面子，站在走廊的尽头用质问的语气说道：“说清楚？我跟你说什么清楚？这就是你干的好事！我们就一个女儿，你以为这样的生活是女儿想要的？你考虑过女儿的感受没有？你是亲妈么？你把女儿当什么了！”

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女人铁青着脸，牙齿咬紧嘴唇，怒火带动的喘息声越来越重，空气中凝结着紧张的味道，大战一触即发。

男人仿佛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无所畏惧地等待暴风雨的来临。

可能是有所顾忌，女人的理智最终还是战胜了冲动，几次的喘息之后，她没有反驳，怒瞪了男人一眼，转身走入了等待已久的电梯。

电梯门合上的瞬间，男人习惯性地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支烟点燃。在黑暗的

走廊之中，男人的每一次呼吸，都伴着忽明忽暗的亮光，烟头的每一次灼烧，都映着他忧郁的脸庞。

烟卷很快燃烧成了灰烬，他掏出手机，点开屏幕上的短信图标，熟练地输入了一串手机号码，接着他在拼音键盘中敲出了一行小字：“乐乐，爸爸对不起你。”

文字伴着叮咚的一声响，发送了出去。男人收起手机，继续倚在墙边，等待电话那边的回复。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已经将自己的最后一根烟掐灭了，可装在上衣口袋中的手机却依旧没有任何响动。

为了确定自己没有产生幻觉，男人再次查看，手机还是没有任何新短信。

男人抬头看了一眼那扇挂着“2101”门牌的防盗门，转身走进了电梯。

凌晨也不知道几点，男人躺在女人的身边，翻来覆去不是个滋味，他掀开带着体温的被子，径直走到桌前又拿起手机。

“乐乐今天怎么没有给我回信息呢？”男人皱着眉头，有些焦虑。

“难道睡着了没看见？”

“不会呀，乐乐天天睡那么晚，而且睡觉前都会抱着手机玩上一通，不应该没看见我发给她的信息啊。”

“难道手机没电了，在充电？”

“应该也不会，她从上学那会儿就有二十四小时不关机的习惯，充电也会开机的。”

男人握着手机，在卧室里来回踱步，嘴里喃喃自语。

当各种猜测都被否定之后，男人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行，我得去看看。”男人下定决心，从床头抓起衣物，三两下穿好，快步朝外走去。当门锁咯噔一声被锁死，屋内的挂钟敲响了清晨五点的钟声。

男人骑着电瓶车一路狂奔，穿过十几个红绿灯后，他来到了一个名叫山城小区的楼宇间。

咕咚，咕咚……周围安静得有些诡异，这也让男人的心跳越来越快，他顾

不得去扶起没有停好的电瓶车，一个箭步冲进了单元楼楼道内。

“乐乐，开门！”

男人拍打着房门，但没有任何应答。

“乐乐，开门！”男人提高了自己的嗓门，他已无心去考虑自己的叫喊是否会惊扰到楼内的住户，作为父亲的第六感已经让他觉察到，他的女儿可能发生了大事。

喊叫声依旧石沉大海，在寒冷的冬季，男人竟然惊出一身汗，他慌张地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颤抖着双手一个个地找寻属于眼前这扇铁门的那一把。

叮叮当当的钥匙碰撞声骤然停止，男人手中紧紧地握住刻着“乐”字的十字花钥匙。他深吸一口气，将钥匙对准了房门上的黄铜色锁孔。

吧嗒，吧嗒。随着几圈钥匙扭动的声响，男人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锁舌离开了门框上的锁扣。

门被推开了，屋内潮湿浓烈的血腥味肆意地冲进男人的口鼻之中。

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有些瘫软地朝室内唯一的一间卧室走去。

吱呀，随着房门缓缓地被推开，眼前的一幕让男人彻底昏厥了过去。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一首为明哥特殊定制的手机铃声在我耳边发疯似的响起。

铃声将我从熟睡中惊醒，我痛苦地把手从温暖的被窝中抽出，眯着眼睛在床头扒拉着手机的方位。就在音乐即将播放结束时，我的指尖传来一丝冰凉，在艰难的抉择间，手机被我一把握住。

屏幕的亮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挣扎着在那块闪光的液晶屏上找寻那个绿色的接听图标。

屋内阵阵的凉意让我清醒了不少。而此时我手机上的接听键，也在转眼间

变成了“未接来电”。

“我×，五点三十分，明哥的电话？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我已经清醒了七七八八，盯着手机上的电子时钟，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刚想给明哥回过去，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我没有丝毫的犹豫，使劲地点了一下屏幕上那个绿色的圈圈。

“明哥！怎么了？”

“给你五分钟，洗漱完毕在楼下等我，发命案了。”明哥焦急地催促道。

“知道了！”一听是“命案”，我不敢怠慢，手脚并用地把衣服穿好，冲向了卫生间。

我的名字叫司元龙，男，二十三岁，是云汐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室的一名初级痕迹检验员，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在大学毕业时选择了这一行当。

在这里，我必须介绍一下我的父亲，他曾是我们省在刑事技术上最有权威的专家，但无奈十几年前因为案件的原因，双腿残疾，终日卧床不起。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工作有两年之久，在科室里也能勉强独当一面。

刚才给我打电话的人叫冷启明，四十多岁，我们科室的法医，也是我们科室的老大，平时我们都称呼他明哥。

他曾是我父亲最得意的门生，但性格有些古怪，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我父亲之外，他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人笑脸，冷面法医说的就是他。

他说话做事一向不拖泥带水，说五分钟就五分钟，我前脚刚踏出单元楼门，后脚我们单位的现场勘查车已经吱呀一声停在了我的面前。

“小龙，赶紧上车。”坐在驾驶室的一个胖子在向我使劲地招着手。

我冲他做了一个“OK”的手势。

他叫焦磊，三十多岁，在我们科室负责刑事照相、视频分析以及图像处理工作。他也是我父亲的徒弟，由于他身材圆滚，私下里我都喊他胖磊，是我们科室最逗的一个，由于脾气相投，我俩的关系十分铁。

昨晚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最低气温有零下五度，站在室外，我能感觉到一股钻心的寒冷在肆意地蹂躏着我。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嘴巴中呼出的水蒸气，刹那间变成了白色的

雾气飘散在空中。

我几步走到印着“犯罪现场勘查”字样的江淮警车前，左手用力地抓住了车门把手使劲往外一拉，车门哗地一下被拉开了，一股暖流袭遍我整个身体，这是车里的空调给我带来的舒适感觉。

我搓了搓手，一头扎进了车中。

嘭！在我进入车内的那一刻，坐在后排的一个女孩用脚使劲地将车门从里面撞上了，这也是她练就的一项绝技。我微笑着瞟了一眼她那张颜值很高的脸蛋。

“臭流氓！”她从来都不认为我看她的眼神是在欣赏美女。

她叫叶茜，比我小两岁，是我们科室的实习生，刑警学院刑事侦查专业的女汉子，也是我的小师妹，但是她平时对我经常是没大没小，丝毫没有把我这个师兄放在眼里。由于刑警大队队长徐石是她的姑父，所以她在我们科室主要是起联系刑警队的纽带作用。

在我们科室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人，就是现在这个戴着“酒瓶底”眼镜，沉睡在车厢尾部的科技男陈国贤。他在我们科室负责理化生物检验，有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平时上班的时候，他除了吃喝拉撒以外，基本都是泡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他对检验有着狂热的痴迷。

一般喜欢搞科研的男人长得都比较着急，贤哥也不例外，别看他只有三十多岁，但光看面相，比明哥还要苍老不少。所以私下里，我们都喊他老贤。

我们的科室学名叫刑事科学技术室，可兄弟单位更喜欢戏称我们为“尸案调查科”，因为在我们科室，除了日常的检验工作以外，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负责全市命案的现场勘查工作。也就是说，哪里有命案，我们就在哪里。我们平时不是在命案现场，就是在去命案现场的路上。

“什么情况？”我坐在柔软的汽车座椅上，对着副驾驶上的明哥问道。

明哥回了回神：“具体的情况我暂时还不清楚，只知道命案现场在山城小区，死者是一名女性，刑警队的人已经赶去保护现场了。”

“哦！”我随口应和了一声。

明哥没有再浪费一个字，而是继续将头望向窗外，若有所思。

勘查车在胖磊熟练的操作下，一路向案发现场赶去。前后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车窗外便交替闪烁着红蓝色的警灯。

我摇开车窗伸头向外望去，在小区一栋六层楼房的北侧并排停着四辆警车，单元楼门前也被圈上了警戒带。

胖磊火速找了一块空地将车停放规整，刑警大队队长徐石夹着笔记本，一路小跑来到我们跟前。

“徐大队，情况怎么样？”明哥看到对方紧张的神情，眉头微微皱起。

“冷主任，你可来了。”徐大队咽了一口唾沫。

“赶快介绍一下！”

徐大队翻开笔记本：“我们是凌晨五点十五分接到的报警，说山城小区5号楼1单元202室有人被杀害。死者名叫王晓乐，女，二十九岁，是我们市中专学校的一名教师。报案的是她父亲王振，根据她父亲的介绍，昨天晚上九点钟左右，他给死者发了一条短信，可死者一直都没有回复，一开始他也没感觉什么不妥，可今天早上他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就来到了女儿所住的小区，用钥匙打开门一看，女儿被人杀害在卧室之中。事情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现场勘查完毕我们再碰头。”明哥从后备厢中取出几件勘查服，给我们分发下去。

“冷主任！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你们为好，根据死者家人的描述，现场可能有些惨。”徐大队合上笔记本随口说了一句。

“行，我知道了。”明哥不以为意。

趁着换勘查服的空隙，我环视了一下现场外围的情况。

案发现场山城小区在我们这里也算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住宅小区。当年这个地方炒得那叫一个热，开发商曾要价八千一个平方，在大城市这个房价可能还